

国庆是外公的“高光时刻”

马星雨

每年国庆节前，外公都打电话给母亲，让她带着我和妹妹回娘家吃冬枣。外公家在山东沾化，这里盛产冬枣，“早知沾化冬枣美，何必策马传荔枝”，一想起外公家的冬枣，我和妹妹就坐不住了，掰着手指头盼着国庆小长假。

其实外公邀请我们一家去沾化过节，除了吃冬枣，还为了让我们看他升国旗。外公是村里的升旗手，每年国庆节村里都要举办丰收节，家家都把自己种的冬枣拿出来参展，选出冬枣王，给与奖励。而丰收节的一个项目，是举行隆重的升国旗仪式，外公是退伍军人，每年国庆节都由外公当升旗手。

外公这一天，一早便穿上他崭新的迷彩服，携全家一起去村里的小广场上等候，每次我们都去得最早。外婆说，外公为了这一天，不知在家练

习了多少次升国旗了。

外公曾在东北当过兵，他常给我们讲他在部队的故事，在零下20多度的暴风雪天巡逻，积雪没过大腿。外公的连队驻地风大，一次外公端着脸盆在室外洗脸，刚把手浸湿，装满水的脸盆就被大风刮跑了，外公忙去追脸盆，这时洗漱用品又被吹得无影无踪。

外公这位村级升旗手，也是村里的冬枣大王，他无偿将自己掌握的种植技术和经验传授给乡亲们，还苦口婆心劝说村里在外打工的年轻人返乡种冬枣发家致富。近年来，返乡的年轻人越来越多，他们脑子活络，有文化有见识，通过网络直播进行网上销售。还有人利用冬枣原产地优势，打造冬枣生态旅游景区，游客可以一边采摘冬枣，一边感受田园风情。

前年，69岁的外公主动将升旗

的重任交给了村里新的冬枣大王——大卫舅舅。外公说，大卫舅舅也是退伍军人，他带领村里的年轻人走网络营销，打开了冬枣的销路，这份升旗的荣耀应该属于他。

本以为不当升旗手的外公，不会再让我们去看升旗仪式。没承想，国庆节前3天，外公便打电话邀我们去参加仪式。外公说，10年时间，村里人都过上了小康日子，家家都住了楼房、买了轿车，过上了城里人都羡慕的幸福生活，应该感谢国家，感谢党的好政策。国庆节是新中国的生日，这一天我们最不能忘记的是为了新中国解放抛头颅洒热血的革命前辈。

国庆节，看升旗仪式，已经成为外公家庆祝国庆最重要的活动，也是他让我们接受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一课。他说，生逢盛世，才有冬枣一样甜蜜的生活。

祖母家的国庆粮

肖村荣

幼时，我最盼望过国庆，因为我们家过国庆节比春节还热闹。春节是走亲访友，而国庆节到家里做客的不仅有街坊邻里，还有平日鲜有来往的乡亲。

国庆节时，秋粮已经入仓，大家来我家看望祖母，都会提一袋秋粮，大豆、高粱或大米，有人也会提一篮蔬菜，都是自家地里种的。他们送来，祖母也不客气，开开心心收下，然后和拜访者说会儿家常，待客人走后，祖母便差使父亲去回拜，过程和春节走亲戚一个套路。

祖母说，我们是外来人，当年祖父去世时，父亲只有4岁。当年，河北闹饥荒，祖母的父母都已去世，舅爷是祖母唯一的弟弟，在东北当兵，祖母便领着父亲赶往东北投奔舅爷。

到了吉林后，祖母没有找到舅爷，舅爷随部队转移了，祖母身上带的盘缠不多，仅够单程路费，决定留下来等舅爷。祖母领着父亲要饭，但祖母要饭不是白伸手讨要，她敲开人家大门，都会先问：“家里需要帮工吗，我会织布，会做饭，还会缝补衣服，不求工钱，换口饭吃就行。”祖母一边帮工一边等舅爷，可祖母没有等到舅爷，舅爷牺牲在了日军的枪口下。

祖母知道消息后，仍选择在东北农村安顿下来。一个小脚女人单门独户在异乡过活，日子很艰苦，但好在乡亲们都很照顾她，祖母说，父亲是吃百家饭长大的。

特别是国庆节，祖母家更是人来人往，每个人来都不空手，他们都要提一布袋大豆给祖母添粮。祖母过意不去，总让父亲提着粮食去回拜。后来的国庆节，大家约好了似的，会悄悄把大豆、高粱放到祖母家门口，不再登门。这些没有主的粮食，让祖母没办法还礼。

祖母心里明白，这都是托了舅爷的福。舅爷是为了新中国牺牲的，乡亲们没有忘记他。

父亲中学毕业后，祖母把他送去了部队。祖母说，吃了那么多年百家饭，到了回报社会的时候了。

后来，大家生活越来越好，家家都不缺吃少穿，国庆节互相串门子的传统依然被祖母保留下来。我问祖母，你送我家大米，我送你家大豆，来回折腾，有何意义呀？祖母说，这不是折腾，是不忘本，是情义。现在日子好了，一布袋大豆、高粱，一布袋大米，家家拿着都不沉，可在困难年代，一布袋粮食可是救命粮呀，比泰山还重。

于是，国庆节成了祖母家最热闹的节日。

父亲的“鱼味”中秋

马海霞

小时候，中秋前，父亲将秋粮卖掉，家里会富裕一阵子。荷包鼓了，过节也有了兴致，母亲打算在中秋节这天包饺子，父亲则会买一兜鲜黄花鱼，炸上一盘，炸黄花鱼是我们家中秋节的压轴大餐。

我老家在内陆地区，卖小干鱼的多，卖鲜鱼的少，我们所说的鲜鱼是指冷冻了的鱼，二三斤的鲜鱼去了冰后，所剩无多。冷冻鱼对那时的庄户人而言，也算是高消费。父亲会在中秋节这天“奢侈”一把，让我们过一个“鱼味”中秋。

中秋节这天，父亲会喝一点白酒，也会给母亲倒上一小盅，我们兄妹则以茶代酒，一家人一边赏月一边喝酒，桌上有鱼，杯中有月，秋忙的疲惫一扫而光，庄稼人丰收的喜悦在月光下尽情流淌。

1982年的中秋节前，我特别郁闷，因为这年秋天我们这里大旱，河沟里的水都被大家担没了，父母从家里担井水去浇地，我们兄妹放学也跟着父母抗旱。大哥担水，我和二哥抬水，从我们家到地里要走二里路，每天我们一家五口人往地里运水要运到天彻底黑透了，赶上有月亮的晚上，我们要“加班”到晚上九点多，

才回家休息。

整整抗旱了一个多月，庄稼虽然没干死，但收成减了大半，而且秋粮成色不好，卖不上好价钱。我悄悄问大哥，今年中秋节不知道父亲还会买黄花鱼吗？大哥瞥了我一眼说，白忙了一季，种子钱和肥料钱能收回来就不错了，没赚到钱，拿什么买？

大哥这样一说，我彻底对中秋节死了心。没承想，中秋节这天我放学回家，脚刚踏进胡同口，就闻到了鱼香味。一路顺着味儿狂奔回家，看到父亲站在油锅旁炸鱼，我笑嘻嘻地走到父亲身旁，看到父亲捞起炸至金黄的黄花鱼，个头比往年的都大，我馋得哈喇子都流下来了。父亲用筷子夹了一块鱼肉塞到我嘴里，我边吧嗒嘴边问父亲：“今年收成不好，没赚到钱，咋还买鱼了？”

父亲说：“收成不好是因为大旱，这是天灾，越是灾年，庄稼人越遭罪，需要付出好几倍的辛苦，才能挽回点损失。若不是我们天天从家里担水、挑水浇地，庄稼肯定都旱死了。今年卖秋粮得的这些钱，全是汗水的功劳，所以得好好吃一顿，犒劳一下。”

这年的中秋节比往年过得都隆

重，父亲炸了两盘大黄花鱼，我们可以敞开肚子尽情吃。父亲说：“今年这个秋天，我们付出了往年数倍的辛苦，特别是仨孩子，也跟着吃苦了。”

父亲是个粗人，不会说客气话儿，但挨个给我们夹鱼，一切感激与欣慰都在鱼中了。

这晚，我吃鱼吃撑了，觉得饺子也有鱼味，月饼也有鱼味，茶水也有鱼味，连抬头看月，都觉得月亮也有“鱼味”。

后来，日子好了起来，吃鱼也不必再等到过节，想吃了随时都可以做，买鱼也不再买冷冻鱼，水产市场和超市各种活鱼随便挑选。

但我依然觉得1982年那个中秋节，父亲做的黄花鱼最有鱼味，这是光阴留下的味道，也是亲情留在舌尖上的记忆。父亲已经去世多年，年年中秋，我家的餐桌上都少不了鱼，母亲还会炸一盘香麻黄花鱼，还是父亲的做法，但又不似旧时味道。

旧时的苦日子，人反而容易感受幸福，父亲就是一个善于从苦日子里寻找快乐和满足的人。但行好事，莫问前程。对于一件事，只要自己努力了，便是赢家。这，便是那年中秋，父亲鱼味中的“余味”。